

诗意在哪里？我觉得，诗意来自于人类以何种姿态栖息于大地之上。

那天当我走进秦汉时期浙东政治文化中心古鄞治所在地——今地处奉化市白杜村采风，伫立在一座清代照壁及壁下一泓流水前，惊艳之上，似乎看到了人类曾经诗意栖息大地的优雅。

这是一座精彩绝伦的照壁，基座为平整的青石板，其上是三块中高两侧略低的青砖方壁，有横向的石刻纹饰和砖雕过渡；三块方壁亦以精致的砖雕缀联，当中一方壁嵌着圆形的透窗，一方一圆，一密一疏，颇为和谐；而三块方壁之上，是玲珑精巧的壁檐，斗拱层层叠叠全是砖雕砌成，瓦楞间积尘满是岁月沧桑。

照壁之于宅第，就像扉页之于著作。眼前，庞大的宅院已荡然无存，但从这页精美的扉页，我们可以想像当年“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景象。向近旁村人，村人也道不出古宅曾经的容貌，只说出名字——“花圃门”。好别致的名字！瞬间，传说中的花圃门在我眼前幻成一朵珍奇而出众的花朵，在乡野红尘里摇曳；而照壁似是与我意外邂逅的纤细女子，她含诗的双眸从中古射来逸丽的清辉。

一脉水流经照壁前，随弧形的照壁

形成了一个水湾，于是又有了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字——“月亮潭”。遥想当年月上柳梢时，天上是一钩弯月，潭中是弯月一钩，漫天月华，满潭晶莹，潭边汲水的女子，可印在楼上望月少年的梦中？

然而，诗意的遐想无法遮掩照壁所遭遇的现实尴尬。左边，由民居连绵而来的混凝土灰黄墙面已与照壁粘连；右边，一间垃圾杂物小屋与照壁砌成了一体，裸露着的不齐整的红砖墙面之于雅致的照壁，犹如一粗鄙莽汉对清丽女子放肆的调笑。一位年过五旬的村妇对我们说，在她年轻时周边的村民都直接饮用潭里的水，而此刻在我眼前的潭水，包括水上的漂浮物、水下的沉淀物，只能用一词形容：污秽！

油然想起半年前一个古老山村的采风。在一座颓败的民宅里，惊讶地看到遍布院内门扉的一组木雕，总共有十来件。在一些古建筑上我看到过许多木雕作品，虽不乏出彩作品，但大多题材类同重复，不外乎帝王将相和桃园结义、八仙过海之类的民间或神仙传说之类，技法程式化，娴熟中透着陈腐的气息。在这里我看到的却是不多见的动物雕刻，直白地说，就是牛、马、羊、兔等动物们的热烈追逐、嬉戏、交媾图。在

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在一座民宅的门扉上堂而皇之地雕刻如此图像，不说大逆不道，也是匪夷所思，而若被一本正经的道学家看到，说不定会一头晕倒。但从这些鲜活、生气勃勃的雕刻里，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充沛、喜悦、和美，充满对生命的庆祝和感恩。透过这些热

【思想散墨】

诗意何觅

沈潇潇

烈、欢乐的动感场景，我真切地看到了广大民众对人丁兴旺、家和国兴的希冀、向往，这是他们对生命的诗意咏叹和礼赞。它们的存在，揭示着人类始终得以鲜活存在的真相。可惜的是，偌大的宅第没有人气，只一位坐在门槛上剥笋的黧齿老妪还在留守，对我们的造访则迷惑不解。那些承载着优美木雕的门窗就像老妪的几颗残牙摇摇欲坠，行将成为朽木。

像这样一些人类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印记，在经过文革“破四旧”之风的扫荡，已所存不多，而在这几十年中，又遇到了新的破坏。我们在破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污染着须臾不可分离的空气时竟然理直气壮，在抹去那些人类曾经诗意地栖息的印记时更是土

豪气十足。于是，医院的病人就诊率与GDP赛跑，医院的建筑总是膨胀再膨胀，我们身处极度茂密的水泥钢筋丛林里，竟很难找到一座能以经典传世的建筑，更多的是拆了建，建了拆。那些在水泥钢筋丛林匆匆穿行的人们，被一股慢慢缓下脚步，或者回一下头，审视一下自己、审视一下周围？我们如此匆忙，前面到底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除

了物质的追求，我们的生活中究竟还残留几许诗意？

站在那儿扇摇摇欲坠的门窗前，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和它们的不期而遇，很可能就是永诀。我们今后的命运大抵不是加速度地朽蚀，就是在拆卸建新中被弃之如敝屣，甚至被文物小偷所盗。但有时又想，与其是放任它们消亡，还不如被文物贩子偷了去——至少，在他那里会获得妥善的“易地保护”。

由“易地保护”，我不禁遐想：是否可在同一个民俗半径的范围内，由政府公益部门或热心的社会主体出面，把得不到妥善保护的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原汁原味地迁建到一个区块，以还原的设计理念，演绎并建成一个民俗古村或遗迹公园，让人参观瞻仰，又便于统一保护。在那里，有蛙声一片的绿野田畴，有数人合抱的村头古樟；有半抱村庄的漂亮小河，有悠然可见的黛青南山；有河边埠头青石板的滑滑台阶，有参差农舍烟囱上的袅袅炊烟；有圆圆的井口方方的井台，有峻拔的五马山墙；有气宇轩昂的牌楼，有迎风猎猎的旗幡；有逶迤的鹅卵石窄巷，有迂回的小桥流水；有兰桂齐芳的天井庭院，有铁笔银钩的廊柱楹联；有粉砖黛瓦过人的

央视六套播放《我的老公是卧底》那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就往沙发上一坐。影片是晚上8点15分准时开播的，俗称黄金时段，这是我市民营影视公司在电影创作上的一个突破，令人兴奋！随着荧屏上我原先码下的文字，逐渐化作了一幅幅电影镜头，一阵历经艰辛后的喜悦感顿时充满了整个心胸。

影片是由海曙区委宣传部、海曙区公安局与宁波龙泰影视公司联合摄制的。出品人夏默，是龙泰影视的董事长，一个闯入到影视文化圈里的民营企业家。他人长得很精神，一张瘦削的脸庞，前额有点秃，下巴上还留着一络挺文艺的小胡子。后来我才知道夏默是正规的部队文艺兵出身，年轻时曾拜著名歌唱家毛阿敏为师，在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里呆过几年，是一位身上很有故事的时代弄潮儿！

那次，夏默邀请我去写一部电影剧本，题材是关于“81890”创办的盲人电影院。“81890”是海曙区民生工程的一个品牌单位，由一家民营影视公司操刀创作它的故事，倒是一件新鲜事！胡道林主任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特意安排开了几次盲人座谈会，我很快沉入到盲人世界里去，发现盲人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是辛酸与无奈，还到处充满着阳光，这一切使我非常激动！没用几天时间，我就写出了几个几千字的电影剧本大纲，并且以台湾盲人歌手萧煌奇的一首歌《你是我的眼》作为片名，信心满满地交给了夏默。大约半个月后，夏默把我叫去，告诉我，剧本大纲虽说不错，可一些投资方认为里面缺少商业因素，目前此项目难以继续下去……我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在跟民营影视公司打交道，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与票房价值。唉！我这个国家一级编剧，多年来一直为国有文化单位的专业剧团写剧本，替民营企业家打工还是头一回，这个思想上的“频道”必须快速地切换过来！于是，我望着夏默说：“别太着急，我提供给你一个具有商业因素的电影故事吧！”

这个电影故事就是《我的老公是卧底》的前身——我在13年前创作已过去了很久，但“毒娃”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觉得这个题材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与开拓……当天晚上，我一气写成了几千字的电影剧本大纲，片名干脆就叫做《毒娃》。第二天上午，夏默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完了电影剧本大纲，双手一拍桌面，大声对我说：“就是它了！这次别人一分钱不投，我也要拍！”他那果断的口气与兴奋的表情使我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所有拍摄影片资金全部由他独自承担，一旦收不回投资，就会面临破产的危险，我反而劝他冷静想一想，他摇了摇头，表示宁愿失败也不肯放弃这一次机会。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激动不已，他敢想敢干，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很快完成了《毒娃》第一稿的写作，在进行修改时，觉得片名有点儿刺目，又改成挂在毒娃脖子上的那一把“长命锁”作为片名。再后来，夏默从北京请来了青年导演查文白先生，我陪着他走访了故事的发生地——宁波市戒毒中心，最后影片定名为《我的老公是卧底》。如今，《我的老公是卧底》已在国内院线上公映了2400多场次，还作为浙江省两部参赛影片（另一部影片叫《花咒》）入围青年电影节，春播秋收，这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确实值得影片的所有参与者为之骄傲。

拥有电影梦的“弄潮儿”们，一路走好！

食。”我家的馒头还有个特点，那就是同市面上卖的一样有“花纹”。那是用一个木头印子，为每个馒头“盖章”而来。那印章有梅花形的，“福”字形的，还有加红点的。小时候我以为家人这样做是为了给白胖的馒头增添美感，白底红花，乃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好看”。后来我读袁枚的《子不语》，里面有一则“鬼抢馒头”的笑话。说是：“洞庭山多饿鬼。其家蒸馒头一笼，甫熟揭盖，见馒头唧唧自动。逐渐缩细，如碗大者，顷刻变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面筋，精华尽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饿鬼所抢也。起毙时以朱笔点之，便不能抢。”原来，给馒头加朱笔点画的渊源在这里呢！

除馒头外，还有年糕。用大木桶里面揉搓好的大团米粉做成，然后切成长条状，也印上“福”字。正月里走亲戚，可将其作为馈赠礼品。年糕年糕，取的是“年年高”的谐音。又因春节中礼尚往来频繁，相互赠送，就有“高来

【诗画印象】

<p>是曾经飘在蓝天的白云</p> <p>有着蓝天阔远的胸襟和淡定</p> <p>在山头凝固</p> <p>千年禅定</p> <p>古老的风声</p> <p>是你念给高原生灵的梵音</p> <p>清冷地开悟</p> <p>高寒地域灵魂跋涉的困境</p> <p>阳光是你的拂尘</p> <p>一丝一缕</p> <p>悲悯地抚摸</p> <p>五体投地朝拜人的脊梁</p> <p>和石头般坚硬的新愿</p>	
---	---

千年雪

毛毛/图 高翔/文

雪是大自然赐予人们在冬天里盛开的特殊“花朵”，“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博得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喜爱，千百年来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咏雪名篇诗作。

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便有“雨雪霏霏”的诗句。其后，咏雪诗接踵而至，恰似“雨雪霏霏”，数不胜数，且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咏雪比较早的诗，要数东晋女诗人谢道韞。一个冬日，太傅谢安召集儿女侄讲论文义，南京城大雪骤下。谢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冰雪聪明的侄女道韞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遂为世人传诵，以致后来夸人有文采，称之“咏絮之才”。

南朝的吴均《咏雪》诗曰：“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空蒙如雾转，凝阶似花积。不见杨柳春，徒见桂枝白。零泪无人道，相思空何益”。这首咏雪诗，以细腻笔触，描写了细雪初飘到“似花积”的动态过程。“雾转”写出了雪花飘洒的动态美。“花积”展现了雪景的静态美，两个贴切的比喻连用，

寒气渐重，腊月已临。小时候一到这时节，我就会牵牵母亲的衣袂，仰头问她有什么好吃的？之所以有此问法，是因为印象中，一到腊月里似乎家中特别讲究吃，且好吃的东西也特别多，花色亦全。而这“吃”的背后，还有各种我说不清名堂的“道理”。而今想来，那就是咱们宁波人腊月里的吃文化了。

《祀记》上说：“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饘之也”。古人将祭祀祖先称为“腊”，祭祀百神称为“蜡”。“腊”与“蜡”都指祭祀活动，后多通用，于是渐渐的，人们也就将十二月称为腊月了。腊月里首先自然是要煮腊八粥的。《燕京岁时记》中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和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以及白糖、红椒、琐琐葡萄，以作点染”。现代人制腊八粥，采用的原材料大同小异，既遵循传统，也兼顾家人口味。主要用糯

使艺术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全诗以“相思”作结，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像空间。

诗仙李白写道：“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堪称淋漓洒脱的泼墨画，成为艺术夸张的典范。白居易

【一种怀念】

朵朵雪花诗中飘

钟立萍

易的《夜雪》则可谓侧面写雪的传神之作：“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从感觉、视觉、听觉的角度，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一场夜雪，风格凝重古朴、清新淡雅。

咏雪的诗，最为有趣的，要数中唐人张打油的《咏雪》：“江上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诙谐、幽默、浅显、讥讽，俗中带雅，令人忍俊不禁。明人陆诗伯也有一首打油诗：“大雪洋洋下，柴米都涨价。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一副自我解嘲、苦中作乐的潦倒文人形象。

最有气势的，当数宋人张元的《雪》：“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天河下帝畿。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以“玉龙”之“败鳞残甲”形容雪花满天飞舞，想像丰富，豪情万丈。

想像生动，清新别致，可谓咏雪诗中描写雪景之代表作。

做、自己蒸的。有一年，姑姑为了给老人省时省力，特意从外面买了现成的来，结果被奶奶数落，用的是她那句口头禅：“外面买的哪及得上自家做的！”奶奶就是这样的人，传统节日里的传统食品，除非自家确是做不来，但凡可以

【乡土情怀】

吃在腊月

曲水

尝试的，她必要自己动手。这是老辈人对传统习俗的一种尊崇，一种恭敬、虔诚且身体力行的继承。但奶奶的处事风格也非大包大揽式。我一个人做，你们到时候等着吃就可以了。不！奶奶会领着一家女眷一起做，不管你是心灵手巧

也好，笨手笨脚也罢。做不做得好是水平问题，是否用心做就是态度问题了。我那时还是个小不点，也挤在大人中间忙乎。这便是连“帮忙”也称不上，纯粹属于捣乱性质——弄得自己一脸面粉，跟京剧舞台上的小花脸一样，好不

有趣。不过，自家做的馒头还真比外面买来的好，馅儿饱满，口味丰富，赤豆馅、萝卜肉丝馅、芹菜香干馅，各具风味。所以在吃馒头的时候，连一向寡言的爷爷也会忍不住夸奶奶是“咱家的金字招牌，她一出手，没有做不好的吃

精巧，有书斋斗室扑鼻的书香；有繁复装饰的门楣，有“耕读传家”的匾额；有玲珑剔透的石窗木格，有眼花缭乱的斗拱藻井；有飞檐翘角的轻灵飘逸，有木雕泥塑的精彩纷呈；有堂前神主牌前告慰先祖的虔诚感恩，有红壁方桌上不甘人后的奋发图强；有梁上檐下双双紫燕的呢喃翻飞，有春来秋往有情人儿的隔窗凝眸……那就是我们的故园、曾经灵魂栖息之所。“万里风云半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虽为一介匹夫，却尽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情怀和境界。在这样的处所，还不妨注入合适的业态，如客舍、酒楼、茶楼、书房、沙龙、戏院、游艺等等，使之成为一个活色生香的宜居古村。这种移建，与一些地方的仿建不是一回事，是我们曾经的诗性生活的展现，不是失去生命气息的标本，更不是赝品。这样的地方，我不奢望于有，而希冀于有。

史迹保护讲究原生态，如此迁建突出无奈。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与现实隔着遥远距离的梦想。于是，站在曾经清亮的月亮潭前，竟不忍看水中倒影——那里已诗意顿失，映出的只是我们如同旁边那堵裸露着红砖的墙面一般粗鄙的面目。

为宁波电台撰写的广播连续剧《天使的承诺》。

2001年9月5日，我在《宁波日报》上读到了一篇“南昌毒娃甬城戒毒记”的通讯，大概内容说的是南昌市公安局警察在抓捕毒犯中发现一个身染毒瘾的娃娃，才一周岁，病情十分危急，他们就网上发了一张毒娃的照片。这张照片被我市戒毒研究中心主任杨国栋教授看到，打电话请南昌市公安局警察把毒娃送到宁波来医治，一切费用由我市戒毒研究中心承担。当时我看完这篇通讯后，就跟宁波电台徐明鸣台长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题材！果然，这部广播连续剧播出后，反响不俗，获得了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虽然那次

创作已过去了很久，但“毒娃”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觉得这个题材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与开拓……当天晚上，我一气写成了几千字的电影剧本大纲，片名干脆就叫做《毒娃》。第二天上午，夏默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完了电影剧本大纲，双手一拍桌面，大声对我说：“就是它了！这次别人一分钱不投，我也要拍！”他那果断的口气与兴奋的表情使我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所有拍摄影片资金全部由他独自承担，一旦收不回投资，就会面临破产的危险，我反而劝他冷静想一想，他摇了摇头，表示宁愿失败也不肯放弃这一次机会。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激动不已，他敢想敢干，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很快完成了《毒娃》第一稿的写作，在进行修改时，觉得片名有点儿刺目，又改成挂在毒娃脖子上的那一把“长命锁”作为片名。再后来，夏默从北京请来了青年导演查文白先生，我陪着他走访了故事的发生地——宁波市戒毒中心，最后影片定名为《我的老公是卧底》。如今，《我的老公是卧底》已在国内院线上公映了2400多场次，还作为浙江省两部参赛影片（另一部影片叫《花咒》）入围青年电影节，春播秋收，这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确实值得影片的所有参与者为之骄傲。

拥有电影梦的“弄潮儿”们，一路走好！

高住”之意了。

另外就是一些鱼肉类的年货了，杀鸡宰鸭自不待言，还有香肠啊，腊肉啊等等。就说香肠，竟也有人家自备了肠衣和肉糜亲手制作的。我这样的懒人，光是想想就觉得麻烦的。因为就“剁肉”这一道工序也需一番不容小觑功夫呢。熏鱼家家都做，从市场里挑几条大青鱼，剖好，洗净，用一根红绳子穿起来，挂在廊下晾干。要是这鱼用来送人的话，还要在鱼身上贴红纸，以示新春的吉庆。除夕夜的鸡鸭鱼肉一般来说你可以随便吃，但老妈那一盘子红烧鲫鱼是个例外，它也是摆摆样子的——它必得头尾齐全地从喧嚣的除夕放到清新的初一，要不怎么显出“年年有鱼(余)”的美好祝愿呢？

一到年根，春节来得就格外快。腊八之后是新年，小年过后除夕近。待到“爆竹声中一岁除”，转天即是转年。凛冽寒意中有了浓郁的春节气息，岁岁年年，宛如旧，却已迎新！